

雞 肋 編  
附校勘記續校

蓼 花 洲 間 錄



蓼 花 洲 間 錄

高文虎 錄

中 華 書 局

叢書集成初編

雞肋編（及其他一種）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二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此據古今說海本  
排印初編各叢書  
僅有此本

# 蓼花洲間錄

宋 高文虎錄

五代時有僧某卓庵道邊藝蔬丐錢。一日晝寢夢一金色龍食所藝蒿苣數畦。僧驚異且曰必有異人至已而見一偉丈夫於所夢之所取蒿苣食之。僧視其狀貌凜然遂攝衣延之。餽食甚勤頃刻而去。僧囑之曰富貴無相忘。因以所夢告。且曰公他日得志願爲老僧只於此地建一大寺。偉丈夫乃藝祖也。旣卽位求其僧尚存。遂命建寺。賜名普安。都人稱爲道者院。則壽皇聖帝王封之名。已兆於此。清波雜志

江南徐諤得畫牛。晝露草闌外。夜則歸臥闌中。持以見後主。煜獻闕下。太宗問羣臣。俱無知者。惟僧贊寧曰。南倭海水或減。則灘磧微露。倭人拾方諸蚌殼中有餘淚數滴。得之和色著物。則晝隱而夜顯。沃焦山時或風燒飄聲。忽有石落海岸。得之滴水磨色染物。則晝顯而夜晦。清波雜志

兵部尚書杜業任樞密。有權變足。機會兵賦民籍。指之掌中。其妻張氏妬悍尤急。室絕婢妾。業憚之如事嚴親。烈祖常命元皇后召張至內庭。誠之曰。業位望通顯。得置妾媵何拘忌如此。豈婦道所宜邪。張雪涕而言。業本狂生。遭逢聖運。多疊之初。陛下所籍者駒馬未竭。而又早衰多病。縱之必貽其患。將誤於任使耳。烈祖聞之。大加獎歎。以銀盆綵段賞之。南唐近事

陳覺微時爲宋齊丘客。及爲兵部侍郎也。其妻李氏妬悍。親執庖爨。不置妾媵。齊丘選己之婢三人與之。

李亦無辭色奉事。三婢若明姑禮人問其故。李曰。此令公寵倖之人見之。若而令公何敢倨慢。三婢既不自安。求還宋第。宋笑而許之。返唐

大中祥符八年四月二十三日夜榮王宮火起。時大風從東北來。五更後火益盛。子也登樓見之。知是禁中通夕不寐。未明。東宮六位一時蕩盡。宮人多有走上東華門樓。有出不及者。焚死百餘人。東宮六位。史行第一。雍王。第二。究正。第二。曹王。第三。榮王。二十四日。左掖門東竝不開。朝者皆趨右掖門。天明。宰臣等立於內東門廊廡之下。旣而火至承天門西。燒儀鸞司。又燒朝元殿後閣。西至東上閣門。長春殿西廊。折南北廊。以絕火勢。火遂南燒內藏庫香藥庫。又東回燒左藏庫。直西燒祕閣史館。午時燒乾元門東角樓。西至朝堂。救之而止。未時火出宮城。連燒中書省門下省鼓角司審官院。是夕燒毀屋舍計二千餘間。救焚而死者千五百人。火至夜不絕。宰臣樞密兩制是夕竝宿禁中。是時救左藏庫人尤衆。輦出金銀帛疋。莫知其數。積於城墻之上。及燒角樓。風急向東北又燒之。煙焰燭天。救者不能措手。初燒長春殿南廊。火自屋內西行。忽隔十餘間而發。人皆奔走趨避之。所存惟大內及中書樞密院以西而已。是時二王無居處。寓于東華樓。至夕召入禁中。明日出居于上源驛。時焚諸庫中香。聞十餘里。祕閣三館圖籍。一時燐燐俱盡。又大風中有飄書籍至汴水之南者。中夕風定。火亦止。二十五日詔知諸王與中使閻六慶。岑守素勘遣火之踪。中人議二十四日欲明火勢漸東來。遂拆御廚主厨數百人登岸。運水時。望見宮人相壓死於熾燼中甚衆。猶

有手足能動者。曹王夫人將投火中救之獲免。宮人入火者不知其數。禁中大樹焚之殆盡。所餘亦焦枯焉。惟相王宮在東南。火自西北起。王四更破東牆。自率宿衛者運府庫等物出之。十得七八矣。五月三日。榮王落遂州節度使。降封端王。先領梓州也。其日勘得掌茶酒宮人韓小姐新與親事官孟貴私通。多竊寶器以遺之後。事泄。王乳母將決責之。小姐乃謀放火。因而奔出。有琵琶伎人王大賽者知之。受小姐金而不言。二十三日夜半。於佛堂前簾上舉炬爇之。時因風急。火遂大作。

玉堂錄達

祥符中。西蜀有二舉人同硯席。既得舉。貧甚。于索旁都以辦行。將迫歲始離鄉里。懼引保後時。窮日夜以行。至劍門。張惡子廟號英顯王。其靈鑿震三川。過者必禱焉。二子過廟已昏晚。大風雪苦寒。不可夜行。遂禱於神。各占其得失。且祈夢爲信。草就廟廡下席地而寢。入夜風雪轉甚。忽見廟中燈燭如臺。設俎甚盛。人物紛然往來。俄傳導自遠而至。聲振四山。皆岳瀆貴神也。既就席。賓主勸酬如世人。二子大懼。已無可奈何。潛起伏暗處觀焉。酒行。忽一神曰。帝命吾儕作來歲狀元賦。當議題。一神曰。以鑄鼎象物爲題。既而諸神皆一韻。且各刪潤彌改。商確又久之。遂畢。朗然誦之曰。當召作狀元者。魂魄授之。二子默喜。私相謂曰。此正爲吾二人發。迨將曉。見神各起致別。傳呼出廟而去。視廟中寂然如故。二子素聰警。各盡記其賦。頃寫於書帙後。無一字忘。相與拜賜。鼓舞而去。倍道而行。笑語欣然。惟恐富貴之遲身也。至京適將引保。就試過省。益志氣洋洋。半驗矣。至御試。二子坐東西廊。御題出果鏘鼎象物賦。韻脚盡同。東廊者下筆思

廟中所書，懵然一字不能上口。問關過西廊，問之，西廊者望見東來者曰：「御題驗矣，我乃不能記。」欲起問子，幸無隱也。東廊者曰：「我正欲問子也。」於是二子交相怒曰：「臨利害之際，乃見平生。且此神賜而獨私以自用，天其福爾邪？」各憤怒不得意，草草信筆而出，及唱名，二子皆被黜。狀元乃徐喪也。既見印賣賦，二子比廟中所記者，無一字異也。二子歎息，始悟凡得失皆有假手者，遂皆罷筆入山，不復事筆硯，恨不能記其姓名云。備永

元豐二年，相州安陽縣民段化以疾失明。其子簡屢求醫不驗。一夕忽夢神人告之曰：「與爾此藥可用。」人髓下之，則汝父之目立見光明。既悟，手中果得藥箭，乃卸左腕，搘骨取髓，調藥以進。立愈。相州具奏其事。古有爲父母卸指者，指復更生，自非至誠，安能動天地感鬼神哉？似段簡者，安知不然也。搜神記覽

西川費孝先，善執革，世皆知名。有大名人王晏，因殖貨至成都，求爲卦。孝先曰：「教住莫住。」教洗莫洗。一石穀搗得三斗米，遇明即活，遇暗即死。再三戒之，令誦此數言足矣。晏志之，及行途中，遇大雨，憩一屋下。路旁有塹，乃思曰：「教住莫住，得非此邪？」遂冒雨行，未幾，屋頽覆，獨得免焉。晏之妻已私鄰比，欲講終身之好。俟旋歸，將致毒謀。晏既至，妻約其私人曰：「今夕新沐者乃夫也。」日欲晡，呼晏洗沐，重易巾櫛。晏悟曰：「教洗莫洗，得非此也？」堅不從。婦怒不省，自沐。夜半，反被害，既覺，驚呼鄰里共視，皆罔測其由，遂被囚繫拷訊，獄就不能自辯。郡守錄狀，晏泣言死，即死矣。但孝先所言終無驗耳。左右以是語上達郡守，守命未得行法。

呼晏問曰汝鄰比何人也曰康七遂遣人捕之殺汝妻者必此人也已而果然因謂僚佐曰一石穀搗得三斗米非康七乎由是辯雪誠遇明卽活之効歟搜神記

神宗時以陝西用兵失利內批出令斬一漕官明日宰相蔡確奏事上曰昨日批出斬某人今已行否確曰方欲奏知上曰此人何疑確曰祖宗以來未嘗殺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始上沉吟久之曰可與刺面配遠惡處門下侍郎章惇曰如此卽不若殺之上曰何故曰士可殺不可辱上聲色俱厲曰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惇曰如此快意不做得也好退齋筆錄

蔡確之子懋宣和末爲同知樞密院事因奏事言及確南遷時事云蘇軾有章救先臣確臣家嘗傳此因袖出章進上上皇云蘇軾無此章軾在哲宗朝所上章哲宗一一旋封冊子手自錄次今在宮中真無此章懋悵然而退

東坡先生嘗遺客行一令以兩卦名證一故事一人云孟嘗門下三千客大有同人一人云光武兵渡滹沱河未濟旣濟一人云劉寬美污朝衣家人小過先生云牛僧孺父子犯罪老斬大畜後斬小畜蓋爲司公發也蘇文忠公集

朝廷嘗遣使回麗彼僧館伴宴宮中行令云張良項羽爭一弟良曰涼傘羽曰雨傘我使曰許由與晁錯爭一瓢山曰油葫蘆錯曰錯葫蘆

集句自國初有之未盛也至石曼卿人物開敏以文爲戲然後大著嘗見手書下第偶成云一生不得文章力欲上青雲未有因理主不勞千里召姮娥何惜一枝春鳳凰詔下雖靄命豺虎叢中也立身啼得血流無用處著朱騎馬是何人又云年去年來來去忙爲他人作嫁衣裳仰天大笑出門去獨對東風舞一場至元豐間王文公益工於此人言此自公始非也金玉詩話

王介甫以次女適蔡卞吳國夫人吳氏驟貴又愛此女乃以錦爲帳未成禮而華俊之聲已聞于外神宗一日問介甫云卿大儒之家用錦帳嫁女介甫愕然無以對歸問之果然乃舍之開寶寺福勝閣下爲佛帳明日再對皇懼謝罪而已南遊紀略

紹聖中瑞華既廢儀同王景宗乃乞以妾楊氏爲夫人乞免宣繫及不召媒保中批允之時許冲元在中書途依已得指揮過門下章子厚大怒而責冲元云小白葵丘之盟諸侯以妾爲妻者天下共誅之惇頃可得此命不可下翌日極陳寵景宗仍奪儀同時論皆以爲得防微杜漸之意後三年乃乞建立元符至託以東朝之命自草詔惇何本末相戾也南遊紀略

熙寧末洛中有人耕於鳳凰山下獲石碣方廣二尺餘乃婦人撰夫誌銘君姓曹氏名禋字禮夫世爲洛陽人三十歲兩舉不第卒於長安道中朝廷卿大夫鄉閭故老聞之莫不哀其孝友睦婣篤行能文何其天之如是邪唯兒聞之獨不然乃慰其母曰家有南畝足以養其親室有遺文足以教其子凡累乎陰陽

之間者生死數不可逃夫何悲喜之有哉丙子年三月十八日卒以其年十月十五日葬于鳳凰山之原予姓周氏君妻也歸君室八載矣生子一人尚幼以其恩義之不可忘故作銘焉銘曰其生也天其死也天苟達此理哀哉何言其生也浮爲死也休終何爲哉慰母之憂謹述

蔡魯公喜接賓客終日酬酢不倦家居遇賓客少間必至子弟學舍與塾師從容燕笑蔡元度稟氣弱畏見賓客每不得已一再見則如啜茶多退必嘔吐嘔云家兄一日無客到則病某一日接客則病石林燕語定州織刻絲不用大機以熟色經於木樺上隨所欲作花草禽獸狀以小梭布緯時先留其處以雜色線綴於經緯之上令以成文不相連承空視之如雕鏤之象故名刻絲如婦人一衣終歲方就雖作百花使不相類亦可蓋織線非通梭所織也杜陽雜編

范文正公四子長曰純祐高才善知人通兵書學道家能出神一日方觀坐爲妹婿蔡交以杖擊戶神驚不歸自爾遂失心然居喪猶如禮草文正行狀皆不誤失至其得疾之歲卽書曰自此天下大亂遂擲筆于地蓋其心之亂也有子早世只一孫女喪夫亦病狂嘔閉於室中窗外有大桃樹花適盛開一夕斷櫻登木食桃花幾盡明日人見其單身坐于樹杪以梯下之自是遂愈再嫁洛人奉議郎任謂以壽終杜陽雜編自古兵亂郡邑被焚毀者有之雖賊盜殘暴必賴室廬以處故有存者靖康之後金虜入中國錢居異俗凡所過悉焚毀如曲阜先聖舊宅自魯共王後但有增葺莽草巢溫之徒猶假崇結未嘗敢犯至金寇遂

爲煙塵。指其像而訴曰：是爾言夷狄之有君者中原之禍。自書契以來未之有也。

參政王庚夫人徐氏，有奇疾，每發於見聞，卽舉身戰慄，至於幾絕。其見母與弟皆然。母至死不相見。又惡聞徐姓，及打銀打鐵聲。嘗有一婢，使之十餘年，甚得力，極喜之。一日偶問其家所爲業，婢曰：打銀，疾亦遂作，更不可見，竟逐去之。醫祝無能施其術，蓋前世所未嘗聞也。

余家故書有呂晉卿夏叔文集載淮節婦傳云：婦年少美色，事姑甚謹。夫爲商，與里人共財出販，深相親好。至適家往來，其里人悅婦之美，因同江行，會傍無人，卽排其夫水中，夫指水泡曰：他日此當爲證。既溺，里人大呼救，求得其尸已死，卽號懼爲之制服。如兄弟厚爲棺斂，送終之禮甚備，錄其行橐，一毫不私。至所販貨得利，亦均分著籍。旣歸，舉以付其母，爲擇地卜葬日，至其家奉其母如己親。若是者累年。婦以姑老，亦不忍去，皆感里人之恩，人亦喜其義也。姑以婦尙少年，里人未娶，視之猶子，故以婦嫁之。夫婦尤歡睦。後有兒女數人。一日大雨，里人者獨坐簷下，視庭中積水竊笑。婦問其故，不肯告。愈疑之，叩之不已。里人以婦相歎，又有數子，待已必厚，遂以誠語之曰：吾以愛汝之故，害汝前夫，其死時指水泡爲證。今見水泡，豈可何能爲？此其所以笑也。婦亦笑而已。後伺里人出，卽訴于官，鞠實其罪而行法。婦慟哭曰：以吾之色而殺二夫，何以生爲？遂赴淮而死。杜陽雜記

寇萊公詩：若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之句，深入唐人風格，初授歸州巴東令，人皆以寇巴東呼之，以比

韋蘇州之類，然富貴時所作詩，皆凄楚愁怨，嘗爲江南春二絕云。波淼淼，柳依依，孤村芳草遠，斜日杏花飛。江南春盡離腸斷，蘋滿沙汀人未歸。又曰：杳杳煙波隔千里，白蘋香散東風起。日落汀洲一望時，愁情不斷如春水。余嘗竊謂深於詩者，盡欲慕唐人清悲怨感，以主其格。語意清切，脫灑孤邁，不知清極則志懶，感深則氣謝。萊公富貴時，送人使嶺南云：到海只十里，過山應萬重。人以爲警絕。晚宦南康，至境首雷州，吏呈圖經迎拜於道。公問州去海近遠，曰：只可十里。憔悴奔氣已兆於此矣。予嘗愛王沂公曾布衣時，以所業質呂文穆公，蒙正卷有早梅句云：雪中未聞和羹事，且向百花頭上開。文穆曰：此生次第已安排作狀元宰相矣。後皆盡然。野錄 湘山

范文正公謫睦州，過嚴陵祠下，會吳俗歲祀里巫迎神，但歌滿江紅。有湘江好，洲漠漠，波似染山如削，遠嚴陵灘畔，鶯飛魚躍之句。公曰：吾不善音律，撰一絕送神曰：漢包六合網英豪，一箇冥鴻惜羽毛。世祖功臣三十六，雲臺爭似釣臺高。吳俗至今歌之。野錄 湘山

太祖皇帝將展外城，幸朱雀門，親自規畫，獨趙韓王普特從幸。上指門額詢普曰：何不祇書朱雀門，須著之字？普對曰：語助太祖笑曰：之乎者也，助得甚事？野錄 湘山

謝石潤夫，成都人。宣和間至京師，以相字言人禱福，求相者但隨意書一字，即就其字離析而言，無不奇中者。名聞九重。上皇因書一朝字，令中貴人持往試之。石見字，卽端視中貴人曰：此非觀察所書也。然謝

石賤術據字而言。今日遭遇卽因此字。豈配遠行。亦此字也。但未敢遽言之耳。中貴人愕然。且謂之曰。但有所據。盡言無懼也。石以手加額曰。朝字離之爲十月十日字。非此月此日所生之天人。當誰書也。一座盡驚。中貴馳奏。翊日召至後苑。令左右及宮嬪書字示之。皆據字論說禍福。俱有精理。錫賚甚厚。并與補承信郎。緣此四方求相者。其門如市。有朝士其室懷姪過月。手書一也字。令其夫持問石。是日座客甚衆。石詳視字謂朝士曰。此閣中所書否。曰。何以言之。石曰。謂語助者焉哉乎也。固知是公內助所書。尊閣盛年三十一否。曰。是也。以也字上爲三十。下爲一字也。然吾官寄此。當力謀遷動而不可得否。曰。正以此爲撓耳。蓋也字着水則爲池。有馬則爲馳。今池蓮則無水。陸馳則無馬。是安可動也。又尊閣父母兄弟。近身親人。當皆無一存者。以也字著人則是他字。今獨見也字而不見人故也。又尊閣其家物產亦當蕩盡否。以也字着土則爲地字。今又不見土也。二者俱是否。曰。誠如所言也。朝士卽謂之曰。此皆非所問者。但賤室以懷姪過月。方竊憂之。所以問耳。石曰。是必十三箇月也。以也字中有十字。并兩傍二堅下一畫爲十三也。石熟視朝士曰。有一事似涉奇怪。同欲不言。則吾官所問。正決此事。可盡言否。朝士因請其說。石曰。也字着虫爲蛇字。今尊閣所姪。殆蛇妖也。然不見蟲蠱。則不能爲害。謝石亦有薄術。可爲吾官以藥下驗之。無苦也。朝士大異其說。固請至家。以藥投之。果下數小蛇而體平。都人益共神之。而不知其竟挾何術。

蘇子瞻泛愛天下士無譬不肖歎如也。嘗言自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悲田院乞兒。子由晦默少許可。薦戒子瞻擇交。子瞻曰。吾眼前見天下無一箇不好人。此乃一病。子由監筠州酒稅。子瞻嘗就見之。子由戒以口舌之禍。乃餞之郊外。不交一談。唯指口以示之。

清浪野錄

荆芥穗爲末。以酒調下三二錢。凡中風者服之立愈。前後甚驗。是日順兒疾已革。以酒滴水中調服之。立定。真再生也。

魯公談錄

治走馬疳方。用瓦龍子比棋子差小未經鹽淹者。連肉火煅存性。置冷地。用蓋子蓋覆。候冷取出研爲末。乾滲患處。瘡疹黑陷者。用沉香乳香檀香不拘多寡。於火盆內焚之。抱孩兒於煙上薰。即起。

馬蹄燒灰入鹽少許。滲走馬疳患處。

治惡瘡。取冬瓜一枚中截。先以一頭合瘡。候瓜熟削去再合。熱減則已。

治破傷風。用黃蓮五錢。酒二盞。煎至七分。入黃蠟二錢。同煎和滓服。

治惡瘡。用蒜泥作餅。疾上灸。不痛者灸痛即止。痛者灸不痛止。

小兒耳後瘡。腫瘻也。地骨皮一味爲末。蟲者熟湯洗。細者香油調擦。良。

已上神祕方

溫州有土地杜十娘無夫。五鬚鬚相公無婦。州人迎杜十娘以配五鬚鬚。合爲一廟。杜十娘爲誰。杜拾遺也。五鬚鬚爲誰。伍子胥也。若少陵有靈。豈不對子胥笑曰。爾尚有相公之稱。我乃爲十娘。何雖我邪。

有自中原來者云。北方有牛王廟。畫百牛於壁。而牛王居其中間。牛王爲何人。乃冉伯牛也。嗚呼。冉伯牛乃爲牛王。隨手  
新錄

遷庭出莊子。庭刺定反。言激過也。今人多讀作亭膠擾。出莊子膠音擾。今多讀作交。最爾出左傳。最徂外反。小也。今多讀作撮。綸綺出禮記。綺卽緋字。今多讀作李。陰度出漢書。陰音遙。今多讀作蹠。蹠床眼嬪出荀子。墨音眉。床音癡。言媚佞相諛悅也。眼音纏。眴音腆。言柔膩不決裂也。

大觀三年五月。天子視學。學官孟翊袖出卦象一軸。以爲本朝火德當中。微有再造之象。行將見之。宜有大更革。上怒。繩管。等州死。後七年。金人入寇。高宗中興。吹